

平陽府志

卷三十六(中)

晉智伯瑤攻趙襄子，襄子奔保晉陽，原過后至，遇三人於此澤。自帶以下不見，持竹二節與原過曰：「為我遺無卹，原過受之於斯澤，所謂王澤也。」

① 詳高山：據水經注，應是絳高山。

② 翼：據水經注，「翼」是「暨」字之誤。

③ 嶺：水經注校，衍文。

④ 作為文公也：水經注校：「案此句有訛舛，未詳。」

⑤ 遁甲開山圖：水經注作「遁甲開山圖」。

⑥ 榮庭城：水經注作「榮庭城」。

⑦ 乾河合：水經注為「乾河谷」。

⑧ 女：水經注，「女」是「子」字之誤。

⑨ 若叔軫：據水經注，應是荀叔軫。

⑩ 十一：據水經注，應是「一十」。

⑪ 古絳：據水經注，是「故絳」之誤。

⑫ 平陽：據水經注校，應是安邑；下安邑，應是平陽。

戰國策、史記、資治通鑑同校。下句平陽、安邑，也互訛。

⑬ 元年：水經注作六年。是據左傳校改。

⑭晉悼公、魏獻子：水經注校，據左傳，晉悼公應是晉景公魏獻子。應是韓獻子。

⑮遂居新田：水經注原文是「療居新田」。

⑯王橋：據水經注，應是王澤。

府志與水經注還有錯者，不害文意者，未校。

涑水注

后魏酈道元

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。涑水所出，俗謂之華谷，至周陽，與洮水合。水源東出清野山，世人以為清裏山也。其水東大嶺下，西流出謂之舍口，又西合涑水。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。平公曰：卜雲臺駘為祟，史官莫知，敢問。子產曰：高辛氏有二子，長曰閼伯，季曰實沈，不能相容，帝遷閼伯于商丘，遷實沈于大夏。臺駘，實沈之后，能業其官，帝用嘉之，國汾川。由是觀之，臺駘，汾、洮之神也。賈逵曰：汾、洮二水名。司馬彪曰：洮水出聞喜縣，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，然則涑水，殆亦洮水之兼稱乎。

又西過周陽邑南。

其城南臨涑水，北倚山原。竹書紀年：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，翟人伐晉，周有白兔舞于市，即是邑也。漢景帝以封田勝為侯國也。涑水西逕董澤，陂南即古池。東西四里，南北三里，春秋文公六年，蒐于董澤，即斯澤也。涑水又與景水合，水出景山北谷。山海經曰：景山南望鹽販之澤，北望少澤，其草多藟，與秦椒，其陰多赭，其陽多玉，郭景純曰：鹽販之澤，即解

縣鹽池也。按經不言有水焉①，西北流注于涑水也。

又西南過其縣②南。

涑水又西逕仲鄆鄆北，又西逕桐鄉城北，竹書紀年曰：異侯伐曲沃，大捷。武公請城于翼，至洞庭③乃返者也。漢書曰：漢武帝元鼎六年，將幸緱氏，至左邑、桐鄉，聞南越破，以為聞喜縣者也。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，水出東南近川，西北流，注于涑水。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南城④。故曲沃也，晉武公自晉陽徙，自⑤，秦改為左邑縣。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。春秋傳曰：下國有宗廟，謂之國。在絳曰下國矣。即新城也。王莽之洮亭也。涑水自城西注，水流急濇，輕津無緩，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，言不能流移束薪耳。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。春秋傳曰：秋，狐突適下國，遇太子，太子登僕使曰：夷吾無禮，吾請帝以界秦。對曰：神不歆非類，君其圖之。君曰：諾。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。及期而往，見於此處。故傳曰：鬼神所憑，有時而信矣。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。在南原上。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，晉侯使呂相絕秦曰：康猶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，故有河曲之戰是矣。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。

又西南過安邑縣西。

安邑，禹都也。禹娶涂山氏女，思戀本國，築臺以望之。今城南門，臺基猶存。余案禮，天子諸侯，臺門隅阿相降而已，未必一如書傳也。故晉邑矣。春秋時，魏絳自魏徙此。昔文侯

縣師經之琴於其門，以為言戒也。武侯二年，又城安邑，蓋增廣之。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，置河東郡。王莽更名洮陽縣，⑥曰河東也。有項寧都學道升仙，忽復還此。河東號曰升仙⑦。漢世又有閔仲叔，隱遁市邑，罕有知者。后以識瞻而去，涑水又西南逕監鹽縣⑧故城。城南有鹽池，水承鹽水出，東南滿薄山，西北流逕巫咸山。地理志曰：山在安邑縣東⑨。海外西經曰：巫咸在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，在登葆山，群巫所從上下也。大荒西經雲：大荒之中有靈山。巫咸，即巫盼⑩。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禮、巫抵、巫謝、巫羅，十巫從此升降。百樂爰在。郭景純曰：言群巫上下靈山，采藥往來也。蓋神巫所游，故山行其名矣。谷曰嶺⑪上，有巫咸祠。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，又西流注于鹽池。地理志曰：鹽池在安邑縣西南。許慎謂之鹽監⑫。長五十一里，廣六⑬里，周一百一十四里⑭。從鹽古聲。呂宿曰：沈沙煮海謂之鹽⑮。河東鹽池謂之解鹽，今池水東西七十里，南北十七里，紫色澄渾，渾⑯而不流。水石鹽，自然印成。朝取夕復，終無減損。唯水暴，雨澍甘潦奔洑⑰。則鹽池用耗，故公私共竭水徑，防其淫濫，故謂之鹽水，亦為竭水也。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。澤南面層山，天岩雲秀，池谷泉深⑱，左右壁立，間不容輒，謂之石門。路出其⑲，水名之曰徑，南通上陽，北既⑳鹽澤。池西又有一池，謂之女鹽澤。東西二十五里，南北二十里，在猗氏故城南。春秋成公六年，晉謀去故絳，大夫曰：邠瑕地沃饒近鹽。服虔曰：土平有澆曰沃，鹽鹽也㉑。土夫鄉俗引水裂沃麻，分灌川野，畦水耗竭，土自成鹽。即

所謂鹽醢^②也。而鼓味苦，號曰鹽田。鹽監之名，始次^③是矣。本司鹽都尉治，領兵一千余人守之。周穆王、漢章帝并幸安邑而觀鹽池。故杜預曰：猗氏有鹽池。后罷尉司，分猗氏、安邑，置縣以守之。

又南過解縣東，又西南注于張陽池。

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，春秋文公七年，晉敗秦于令狐，至于剗首，先蔑奔秦，士會從之。閻騊曰令狐，即猗氏也。剗首在西三十里，縣南對澤，即猗頓之故居也。孔叢曰：猗頓，魯之窮士也，耕則常饑，桑則常寒。聞朱公富，往而問術焉。朱公告之曰：子欲速富，當畜五牴，於是乃適西河，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間，其息不可計。資擬王公，馳名天下。以興富於猗氏，故曰猗頓也。涑水又西逕郇城，詩云：郇伯勞之。蓋其故國也。杜元凱春秋釋地云：今解縣西北有郇城。服虔曰：郇國在解縣東，郇瑕氏之墟也。余按竹書紀年云：晉惠公十有五年^④，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，圍令狐、桑泉、白衰，皆降焉。晉師。狐毛與先軫御秦，至于廬柳。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，言退舍次于郇，盟于軍，京相璠曰^⑤春秋土地名桑泉、白衰并在解東南。不言解，明不至解可知。春秋之文，與竹書不殊，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，在猗氏故城西北鄉，俗名之為郇城。考服虔之說，又與俗符。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。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，春秋晉惠公囚秦返國，許秦以河外五城，內及解梁即斯城也。涑川又西南逕瑕城，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。春秋僖公二十年，秦、晉圍鄭，

鄭伯使燭之武謂秦公曰：晉許君焦瑕，朝濟而夕設版者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，涑川又西南逕張陽城東。竹書紀年：齊師逐鄭太子齒，奔城張陽②南鄭者也。漢書之所謂東張矣。高祖二年，曹參假左丞相，別與韓信東攻魏，將孫林邀⑦軍東張。大破之。蘇林曰：屬河東，即斯城也。涑水又西南屬於陂，陂分為二城，南面兩陂，左右澤渚，東陂世謂之晉與澤，東西二十五里，南北八里，南對鹽道山，其西則石壁千尋，東則礪谿萬仞，方嶺雲迴，奇峰霞舉，孤標秀出，羣絡群山之表。翠柏蔭峰，清泉灌頂。郭景純云：世所謂鶯漿也。發于上而潛于下矣。厥頂方平，有良藥。神農本草曰：地有固活女踈銅雲紫苑之族也，是以緇服思玄之士，鹿裘念一之夫，代往游焉。路出北嶽，勢多縣絕，來去者咸援蘿騰崖。尋葛降深，於東則連木乃陟，百梯方降，岩側縻鎖之迹，仍今存焉。故亦曰百梯山也。水泉山⑧，北流五里而伏，雲潛通澤渚，所未詳也。西陂即張澤也，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，東西二十里，南北四五里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。

①按經不言有水焉：據水經注原文是：「按經不言有水，今有水焉。」

②其縣：據水經注，「其縣」二字，應是「左邑縣」。

③洞庭：據水經注校「桐，訛作洞，下衍庭字」。

④故南城：是「故城南」之誤。見水經注原文。

⑤自：是「此」之誤。見水經注原文。

⑥洮陽：據水經注，「陽」字應為「隊」。「陽」誤。⑦升仙：據水經注，「升仙」是「斥仙」之誤。

⑧監鹽縣：水經注：「按此縣，即下文所雲猗氏、安邑置縣以守之者。」

⑨安邑縣東：據水經注，應為「安邑縣南」。

⑩巫盼：據水經注，巫盼，應為巫。

⑪谷日嶺：是「谷口嶺」之誤，見水經注。

⑫鹽監：據水經注，應是「鹽」字。

⑬六里：是「七里」，「六里」誤。見水經注。

⑭一百一十四里：原文是「周百一十六里」。

⑮呂宿曰：沈沙煮海謂之鹽：水經注原文是：「呂沈曰：夙沙初作煮海鹽。」

⑯澤：水經注校，應為「澤」字。

⑰唯水暴，雨澍甘潦奔決：水經注原文是「唯山水暴至，雨水潢潦奔決」。

⑱池谷泉深：水經注原文為「地谷淵深」。

⑲路出其：應是「路出其中」，據水經注文。

⑳暨：據水經注，應為「暨」字。

㉑鹽監也：水經注原文是：「鹽，鹽池也。」

②鹽鹺：是「鹹鹺」二字之誤。見水經注。

③次：是「資」字之誤。見水經注。

④十有四年：是「十有五年」之誤，見水經注。

⑤曰：「曰」字應在「春秋土地名」下。見水經注。

⑥城張陽，據水經注，是張陽城之誤。

⑦孫林邀：應是孫邀，「林」字衍。見水經注。

⑧水泉山：原文是「水白山」。

按：府志還有多處誤，不害文義者，均省校注。

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注

國朝趙師尹

絳即東雍，為守理所稟，參實沈分氣，蓄兩河潤，有陶唐、冀遺風余思。絳治雍州之東，規天星得參，實沈，括地蘊介兩河間，按人理則陶唐冀方地。

晉、韓、魏之相剝剖，世說總其土田，士人令無硯雜擾，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。

由晉暨韓、魏，來就剝剖剖析，世稱各總理其地，與人俾無硯薄，及紛驚者，宜乘勝迹，恒溉其地，治其人。

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，州地或自有興廢，人因得附為奢儉。

乃既徙新田，慮蕞隘猥，遲復返故絳，又州地屢遷，土風亦異。將為守悅致平理與！益侈

心，耗物害時與！自將失敦窮華，終披夷不可知。詰為園者易制治耶！易驕恣耶！無亦失敦
樸窮華麗，將終至披靡陵夷已乎。

陴緬孤顛，阿偃玄武。城因山勢，女牆綿邈北聳。

踞守居割有北，自甲辛苞大池泓橫，硯旁潭中。地右觴，戡守居之北，苞而為池深廣，東西橫
破其旁，而潭其中。

癸次木腔瀑三丈余，涎玉沫珠。池北右次，是水所由，入奔瀾磯錯。

子午梁貫亭曰『徊漣』，虹蜺雄雌，穹鞠觀蠡礙恨，島坻淹淹委委。莎靡縵蔭，蒼翠蔓紅，

刺相拂綴。梁穹窿中，踞貫池南，北構亭名『徊漣』，上視虹掣，下趨如窺展宮。列奇石行，

步觸齧循島坻，間淹沒委。折岸莎披靡縵，布蘿薔間。翠蔓紅刺，亂相牽拂點綴。

南：軒井，陣中跼日香承，守寢醉思。豎香亭鑑，有熊氏井，陣注四繞。木籬連瑣布罽，藉

守寢室，睥澗足人深思。

西南有門曰虎豹。辟門守居之右，繪兩壁，虎象有武，豹象有文。

左畫虎搏立，萬力千氣，底發翳匿地，努肩腦口，牙快抗電，火雷風黑，山震將合。虎伏凝

底，歷努發忿，快扞抗舉似擊烈，將撼山欲合，極其猛驚。

右口人鬚，黃帟累珠，丹碧錦襖，身刀囊鞬，搥白豹玄斑，飯距掌胛意相得。口人馴豹，發

鬚髻服，歷錄幡筆，刀佩亂映，豹斑飽于鈞距，手抵背膊間，人獸相習，殊無怖逆。

東南有亭曰新，前舍曰槐，有槐眉護，對鬱蔭后，頤渠決決，緣池西直南折燕，赴可宴可衙。東南新亭之領，巨槐作力，擁護沾霽，陰鬱自前領蔭。亭后顧有渠，自西直南曲折向廡，來赴茲亭可宴息，亦可判決衙事。

又東騫渠曰望月。

迤東騫舉過望月渠。

又東騫窮角池，研雲曰柏，有柏蒼，官青士擁，列于槐朋，友陰洽色。

又極東為柏亭，柏影研摩，池雲蒼者官，青者士，與槐間植高陰，渥色鬱莫京。

北俯渠憧憧，來刮級迴西。

北瞰渠流靡定，水與階平，又瀰漫西折。

契暘間黃原決天，汾水鈞帶，白言謁行。契暘所見，原如玦，水如鈞，據地宏敞，有以考言察行，來告謁者，亦于斯亭。

旦良間，遠岡青縈，近樓臺井間，點畫察可，四時合奇士，觀雲風霜露雨雪，所為發生，收歛賦歌詩。

晨視良方，納遙青灼，微抄恒聚，士人游詠時物。

正東曰蒼塘，蹲瀕西潒，望瑤翻碧，歛光文切鑊，梨深撓撓收窮。

塘在東，故名曰蒼。由林木間俯瞥，沆潒璀璨，淪漣水紋，深刻動撓，抵岸埃始收。

正北曰風隄，乘携左右。北回股努，帶換蹴墻街渠畝。池南楯極景怪，屬蛟龍鵬牽，寶龜靈
麇，文文章章，陰欲墊畝，烟漬霽聚，桃李蘭蕙，神君仙人，衣裳雅治，可會脫赤熱。

受風曰風隄，躡正北纚連，左右相陵，駕攜持旁隄，返抱大似兩髀，努力止疑，紛轉蹴墻之
半，銜帶小渠而畝享于大池。直南接子午梁，倒影在水，光怪咸燭，檻格則蛟龍之鉤牽，柱
礫則龜麇之游泳，鏤則文，合則章，真若鱗介群來，隱喙下喙，有時烟四浮霽，蒙錦桃李蘭
蕙，正芳水涌花明。雖神人仙子，衣裳嫋嫋，凌波以度，不是過矣。風斯隄也，即長夏多人
喝暑可祛。

西北曰龜鰐原，開哈儲虛，明蕊茫菟眼，頤耳可大，客旅鐘鼓樂，提鷗鷺鷺，俗池豪渠，憎
乖憐園。

莫西北宇，平原瞰水，如鼃掘地，即取鼃鰐。名原信開大饒，儲蓄其涵光寥廓，則開哈也。
奇崛挂目，閤豁盈耳。則儲也開，哈儲嘉賓樂矣。復俯睇鷗鷺，若在提挈，泌滿乎池！豪視
乎渠，故作向背可嫌也，實亦可愛。

正西曰白，濱蒼深梨，素女雪舞，百伶水翠，披聊聊千幅。迎西引東，土長厓挾，橫埒卯酉，
樵涂塢徑幽，委蟲鳥聲無人，風日燈火之，晝夜漏刻，詭婉絢化。

西濱樹梨百本，得白之名。暄深舞動水翠間之驚視，若千幅畫迎此引彼，土厓挾持而橫亘
者，卯酉埒也。涂徑隱折，歷日夕動，定諸時詭異婉雅，絢采幻化。

大小亭館，池渠間走，池隄上亭后前障乘塘，如連山群峰，撫地高下，如原隰隈溪壑。凡亭置小池，渠間蓄洩四注，走池水隄上，纖折旁流間，自諸亭周顧，塘原濱埒，則皆以堞連塘，如亂山之環擁，由上迪下，若層壑之迭承。

水引古自源三十里，鑿高槽絕竇，塘為池溝，沼渠瀑泉，潺終出汨汨，街巷畦町阡陌間入汾。

引古水自九原之麓，二泉所距不三丈許，清一濁一，匯流過郡，鑿其高槽，其絕竇其塘以為斯池。疏鑿异形，具衆水名義，纖流以出，厥聲汨汨然，經民巷陌復竇塘南入于汾。

巨樹木資，土悍水沮，宗族盛茂，旁蔭遠映，錦繡交果枝香婉麗絕地郡。

土剛水洳，卉木所由盛也。枝實離離，婉葩鬱鬱，甲于州界。

考其臺亭沼池之增，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，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。余退常吁，后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。

考唐刺是州，如徐王元禮，鄭王元懿，韓王元嘉，許王素節，岐王範，絳王悟，及孔禎、張錫、趙彥昭、嚴浚、韋陟、韋武、崔弘禮輩，或于園池不無增易，即過客嬉游，猶有可指。建者是以退憩之余，懷往昔，悲方來，知將創改夫制，匪記構所克常保。

池由于塲及者雅，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，幾附于汙宮。

池則由隋大業間附漢王諒反者，為絳人薛雅，聞喜人裴文安，伐土為臺，拒周羅暉之誅，幾

比禮壇弓所云滂其宮而猪焉者。

水本于正平，軌病井洫，生物瘠引，古沃潁人，便幾附于河渠。

水則自隋開皇間正平令梁軌開十二渠，使人溉沐，幾比司馬遷所言河渠之利。

嗚呼！為附于河渠則可為，附于汙宮其可書，以薦后君子。

嗚呼！河渠而可為也，汙宮而不可為也，擇而取之，將進后人，正告之矣。

周對

晉問

唐柳宗元

吳子問於柳先生曰：『先生晉人也，晉之故宜知之。』曰『然』。『然則吾原聞之，可乎？』曰：『可。晉之故封，太行峙之，首陽起之，黃河迤之，大陸靡之。或巍而高，或呀而淵。景霍、汾、潞，以經其壩。若化若遷，鈎嬰蟬聯，然后融為平川，而侯之都居，大夫之邑建焉。其高壯，則騰突撐樞，聲岬爵怒，若熊罷之咆，虎豹之嗥，終古而不去；攫秦搏齊，當者失據，燕、狄惴怯，若卵就壓，振振業業，覲闢蹀戶，惕若僕妾。其按衍，則平盈旋緣，紆徐夷延，若飛鳶之翔舞，泗水之容與。以稼則碩，以植則茂，以牧則蕃，以魚則庶，而人用是富，而邦以之阜。其河，則浚源昆侖，入于天淵，出乎無門，行乎無垠，自匈奴而南，以介西鄙，冲奔太華，運肘東指，混潰后土，蕩濁糜沸，**鼉鼉**詭怪，于于汨汨，騰倒駭越，委泊涯涘，呀呶欲納，摧雜失墜。其所蕩激，則連山參差，廣野壞裂，**轟轟**雷怒風，撼鶴于嘎，

崩石之所轉躍，大水之所擢拔，滿潭洞踏者，彌數千里，若萬夫之新伐。而其軸轡之所負，
檣檣之所御，鱗川林壑，毀雲遁雨，瞬目而下者，榛榛穰穰，百舍一起，若是何如？」吳子
曰：「先生之言豐厚險固，誠晉之美矣。然晉人之言表里山河者，備敗而已，非以為榮觀顯
大也。吳起所謂『在德不在險』，皆晉人之籍也。原聞其他。」先生曰：「大國之金，棠谿之
工，火化水淬，器備以充。為棘為矛，為鍛為鈎，為鏑為鏃，出太白，微蓐收，居招搖，伏
蚩尤，肅肅徒徒①，合衆靈而成之。博者狹者，曲者直者，岐者勁者，長者短者，攢之如
星，奮之如雷②，運之如縈。浩浩奕奕，淋淋滌滌，熒熒的的，若雪山冰谷之積。觀者膽
掉，目出寒液。當空發耀，英精互繞，晃蕩洞射，天氣盡白，日規為小，鑠雲破霄，跣墜飛
鳥。弓人之弓，函人之甲，膠角百選，犀兒七屬。乃使跟超掖夾之倫，服而持之，南瞰諸
華，北磬群夷，技擊節制，聞于天下，是為善師。延目而望之，固以拳拘喘汙，免胄肉袒，
進不敢降，退不敢竄，若是何如？」吳子曰：「夫兵之用，由德則吉，由暴則凶，是又不可
為美觀也。先軫曰：『師直為壯，曲為老』，況特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！」先生曰：「晉國
多馬，屈焉是產。土寒氣勁，崖折谷裂，草木短縮，鳥獸墜匿，而馬蕃焉。師師統統，溶溶
紘紘，輻輳，或赤或黃，或玄或蒼，或醇或驪，蹏然而陰，炳然而陽，若旌旗旗幟之煌
煌，乍進乍止，乍伏乍起，乍奔乍躡，若江、漢之水，疾風驅濤，擊山扶壑，雲沸而不止。
群飲源槁，迢食野藭，浴川颺浪，噴震播灑，漬漬焉，若海神駕雪而來下。觀其四散惆恍，

開合萬狀，喜者鵲厲，怒者人搏，決然金躍，千里相角。風駿霧覲，斫山抉壑，耳搖層雲，腹捎衆木，寂寥遠游，不夕而復。掘地跳梁，堅骨蘭筋，交頸互齧，斗目相馴，聚洩更噬，昂首張斷。其小者則連牽繳繞，仰乳俯齧，蟻雜螽集，啾啾渠渠，旋走叢立。其材之可者，收斂攻教，掉手飛靡，指毛命物，百步就羈。牽以荀息，御以王良，超以範鞅，軒以樂鉞，以佃以戎，獸獲敵摧，若是何如？」吳子曰：「恃險與馬」者，子不聞乎？故曰「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」，「是不一姓。」「請置此而新其說。」先生曰：「晉之北山有异材，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，天下皆歸焉。仲冬既至，寒氣凝成，外凋內貞，濡液不行，乃堅乃良。萬工舉斧以入，必求諸岩崖之欹傾，礪壑之紆縈，凌嶢岼之秋顛③，漱泉源之途營，根絞怪石，不土而植，千尋百圍，與石同色。羅列而伐者，頭抗河漢，刃披虹霓，聲振連巒，枿填層溪。丁丁登登，礧礧稜稜，若兵車之乘凌。其響之所應，則潰潰崩崩，洶洶薨薨，共驚若崩，若螭龍之斗，風霆相騰。其殊而下者，札嘎捎殺，摧崿块北④，霞披電裂，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。鵠鵠鶩鶩，號鳴飛翔，羆豸虎兕，奔觸薶栗，伏無所入，遁無所脫。然後斷度收羅，捎危顛，芟繁柯，乘水潦之波，以入于河而流焉。蕩突磳兀，轉騰冒沒，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，抵曲鱗蹙，匯流雷解，前者汨越，后者迫隘，乃下夫⑤龍門之懸水，摺拉顛踏，掉首軒尾，瀕入重淵，不知其幾百里也。濤波之旋，滔山觸天，既渟既平，彌望悠焉。良久，乃始昂屹涌溢，挺拔而出，林立峰瀦，穿雲蔽日，渙然自挽，復就行列，渾渾而去，

以至其所。惟良工之指顧，叢臺、阿房、長樂、未央，建章，昭陽之隆麗詭特，皆是之自出，若是何如？」吳子曰：「吾聞君子患無德，不患無土；患無土，不患無人；患無人，不患無宮室；患無宮室，不患材之不已有。先生之所陳，四累之下也，且虎祁既成，諸侯叛之。」先生曰：「河魚之大，上迎濤波，羅壅浸涯⑥，千里雷馳，重馬輕車，遂以君命，矢而縱觀焉。大害斷流，修綱亘山⑦，罕雷麗臺⑧，絨絰其間。巨舟軒昂，佗佗迴環，水師更呼，聲裂商、頤。于是鼓躁沓集而從之，撫龍吭，拔鯨鰭戮白鼉，逐毒螭，叱馮夷，立水湄。搜攪流離，拘縮推移，梁會網罟，騰天彌圍，掉擗擁躡，以登夫歷山之垂。如川之歸，如山之摧，如雲之披。其有乘化會神，振拔連淪，擗奇文，出恆鱗，騰飛濤而上逸，生電雷于龍門者，仰綸飛繳，頓踏而取之，莫不脫角裂翼，呀赫匍匐，復就臂切，莫保龍籍，甘採五味⑨，布列雕俎，風雲失勢，沮散遠去。若夫魴、鱮、鮓、鰭、鮐、鯉、魴、鱖之瑣屑蔑裂者，夫固不足悉數，漏脫絃目，養之水府，而三河之人，則已填溢饜飫，腥膏烏鹵，閉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額，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。若是何如？」吳子曰：「一時之觀，不足以夸后世，口舌之味，不足以利百姓。姑欲聞其上者。」先生曰：「猗氏之鹽，晉寶之大也⑩。人之賴之與谷同，化若神造，非人力之功也。但至其所，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，若稼若圃，畝兮勻勻，渙兮鱗鱗，還瀾紛屬，不知其垠。俄然決源醜流，交灌互澍，若枝若股，委屈延布，脈寫膏浸，滌濕滑汨。彌高掩痺，漫壠冒塊，決決沒沒，遠近混會，抵值堤防，嚶瀝沛瀝，